

(上接B01版)

下定决心的徐福在失踪许久后突然跑到嬴政面前,说找药工作已经获得了阶段性胜利,我已经到了蓬莱仙山,见到了神仙,不过由于药品管制比较严格,神仙不见“处方”不给药,至于这“处方”,当然得是更多的礼品。

索贿的事儿自古就有,徐福替神仙开给秦始皇的这张礼单实在太奇葩了——要三千童男童女、各工种专业技术人才,还有农作物的种子。稍微看过点描写外星人科幻小说的读者看到这份礼单,肯定会察觉这是要搞移民的节奏。秦始皇此时可能是利令智昏,照单全收,于是,载满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、千余配备强弓劲弩的精锐甲士、携带各种作物种子以及其他物资的船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

这一去就没了音信。

“止王不来”

据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,这次出海后,徐福来到“平原广泽”,他感到当地气候温暖、风光明媚、人民友善,便“止王不来”。也就是说,称王,不回去了。《三国志》提到徐福到达澳洲并滞留不归,他所率领的移民大军,一代代传承下去,发展到数万家。这些人有时候会到会稽市,会稽也有人漂流到那边去。但总体来说,徐福所到的地方,在当时来说属于绝远之地,不可往来。

徐福到底去了哪里?正史里没有更多的记载。有关徐福下落的问题,其实是历史学家八卦的累加。到了宋代,大文豪欧阳修不知是不是得到了天启,在《日本刀歌》中一口咬定徐福所滞留的地方就是日本,并且认为徐福东渡时携带了大量的典籍,才使得在中国遭秦始皇焚毁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。

到了清末,驻日外交官黄遵宪又有了新发现。当时甲午战败,老先生气不过,就在他即将出版的《日本国志》里加了一段,举出种种例证“猜想”神武天皇跟徐福有关系。到了上世纪中期,民国学者卫挺生干脆替中国人民直抒胸臆,一口咬定神武就是徐福。

说句实在的,无论黄遵宪还是卫挺生的文章,虽然论证方式都是一本正经,充满学术范儿,但论证动机却得了中华国骂之精髓——这也难怪,两位学者一头一尾,刚好是活在日本把中国欺负得最没辙的那段日子里。武力上打不过你,写篇文章论证一下我是你祖宗,也算朴素爱国主义情绪的表达吧。

第一章>>

徐福去哪儿了



从宋至今,很多国人认为徐福东渡就是去了日本。 漫画/侯晓强

绳文时代

神武天皇是谁呢?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的日本。中日在早期发展阶段差距有点大。秦始皇统一了中国,但是日本那边真正的历史还没开始。在考古学上,从距今一万年到公元前二、三百年这段时间,是日本的“绳文时代”。

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民喜欢在未制成的陶器上缠绕绳子,留下靓丽的花纹以作观赏之用。虽然在陶艺制作上很有文艺范儿,但“绳文时代”的日本人民过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石器时代的苦日子。虽然同一时间,欧亚大陆上的各族人民都在热火朝天展开人类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(农业革命),但在当时的日本列岛,时间仿佛凝固了,人们依旧过着苦逼但自得其乐的原始生活。

然而,一切故事总有终结。大约在徐福东渡的那段时间里,日本列岛最靠近欧亚大陆的北九州,突然来了一批掌握“高新技术”的外来户。这帮人为啥来日本,在历史上动机不明。不过,据日本神话说,这帮人中领头的族长名叫琼琼杵尊,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孙子。这位有着怪异名字的族长本来和其他神仙都住在一个名叫“高天原”的神界,有一天,天照大神突然跟他说:“葦原中国(指日本)物草丰美,你去帮我治理一下吧。”于是他乐颠颠地来了。不过,现场考察一番后,琼琼杵尊欲哭无泪,日本这地方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是山岭,剩下百分之三十的平原还被分割成七十多个小平原。不仅地形坑爹,环境更是恶劣,成天不是台风就是地震,隔三差五还闹个火山喷发啥的。

可琼琼杵尊还是安心地在当地住下来,不仅与当地土著和谐相处,还讨了当地一位美丽的公主(估计是某酋长的女儿)木花开耶姬做老婆。一直到他重孙神倭伊波礼毗古命掌权的时候,才率领族人突然发难。而这个有着更怪异名字的孙子,就是神武天皇。

神武东征

有关神武天皇怎么打当地土著的故事,也就是传说中的神武东征,其实没必要多讲,一帮既在技术上完全碾压对手,据说又开了“神七代”光环的人打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,那当然是势如破竹。

唯一需要提到的是神武东征的路线。据说,神武天皇先是从北九州坐船,穿越濑户内海,在今天的大阪登陆,深入日本腹地后再和当地人开打。这个细节,其一反映了神武率领的族人高超的航海技术;其二,虽然神武使用船只充其量就是搞了搞海运,但这则史料却为后来的日本帝国海军吹牛留下了资本,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敢说己有两千多年海军史的国家。

考古学发现证明,公元前二世纪左右,日本的确出现了一次人口大变动,从欧亚大陆上移民来的外来人种“弥生人”,征服了本土的“绳文人”,成为后来日本人的主要祖先。换言之,今天的日本是“外来户”建立的。传说中的神武东征,跟考古学上猜想的这次征服在地理上是一致的。

来历不明,科技爆棚,爆兵逆袭,这些节奏还真有点当年徐福的遗风,不过时间是对不上的。按照日本人七世纪写的《日本书纪》的说法推算,神武天皇登基是在公元前660年,大概跟齐桓公晋文公同时代。

当然,这种推算是否真实很值得存疑,因为自神武天皇之后,从绥靖天皇到开化天皇,日本一共有八代天皇“有位而无史”,即所谓的“欠史八代”。换言之,这帮天皇跟今天的挂名公务员有一拼,光有编制不见人影。如果把这八代天皇拿掉,你会发现神武其实应该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出场。考虑到古代人不讲晚婚晚育,神武应该与徐福的曾孙在同一时代。

徐福的确不可能是神武,但跟神武也许有着某种关系。当然到目前为止,这只能算是一个精彩的猜想。

插科打诨到此结束。徐福到底去了哪里虽然成谜,但我要说,当纵横捭阖、出将入相的自由之风成为过去,当皇帝的穷奢极欲和臣民的无条件尽忠成为时代的主题,当中原的游戏规则变得日渐野蛮,离开中国大陆,总比留下来等着被皇帝“坑”强。徐福这位孙豚、虎涓、苏秦、张仪的师弟,也许带走了曾经激荡在中原大地上的最后一丝先秦遗风。所以不管徐福去了哪里,我们应当祝他一路顺风,愿他的子孙,我们同宗的兄弟姐妹,在那片“平原广泽”生活幸福。

在徐福的历史迷雾中,中日之间的羁绊,也渐渐拉开了序幕。

三百年后,第一拨日本使者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。

历史,才刚刚开始。

参考书目:

《日本史》 作者:坂田太郎 《日本通史》 作者:冯玮 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/淮南衡山列传》 作者:司马迁 《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》 作者:内藤湖南 《后汉书·东夷列传》 作者:范晔



抗战剧“鼻祖”王珏谢幕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一位百岁老人的个人时光,或许是整个国家的一段珍贵的电影史。清明节来临前,带着对松花江的怀念、老舍的友谊与终生的影坛回忆,台湾资深影人王珏播完了人生最后一卷胶片,享年96岁。

人们对老戏骨王珏印象最深的是《一代宗师》里与章子怡飙戏的“三爷”。但70多年前,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在重庆拍摄《保家乡》的东北小伙王珏,可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。

王珏出生在辽宁丹东,17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,后来辗转至重庆。20岁时,他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员,并结识台湾籍电影导演何非光。

来到重庆第二年,王珏出演了人生第一部戏《保家乡》。该剧由何非光编剧、导演,反映了沦陷区军民的英勇抗敌斗争,大量呈现了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百姓的血淋淋的镜头。这部电影于1939年7月首映,盛况空前。随后,王珏又出演了何非光编导的《东亚之光》、《气壮山河》。

在资源极度短缺的战争时期,王珏成为抗战剧的“鼻祖”。

因王珏外型高大、五官深邃,既有东方人的细腻气质,也有西方人的阳刚剽悍,许多影人推荐他进军话剧界,可王珏却放弃了,而是拿起笔杆子搞起了创作,并与同在重庆的老舍成为挚友。在老舍进行《四世同堂》前两部分写作时,王珏曾与他共同进行话剧的创作与研究。

今天人们看到的抗战大剧《中国远征军》,其实王珏60多年前就想拍了,只不过那时的名字叫《缅甸荡寇志》。可惜,一场战争让王珏的电影人生暂停了。

或许是与何非光融洽的合作起了作用,在解放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,王珏去了台湾。在台湾,王珏进军国际影坛,成为跻身欧美电影圈的中国第一人。1976年,他与儿子王道在香港自组“王氏影业公司”,先后参与拍摄了几十部电影作品,并以《皇天后土》一片荣获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,2009年他又获得了金马奖特殊贡献奖。

王珏在拍《一代宗师》时曾说,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。不过,在王珏的戏里,台北与大陆老家是否可以一直划等号,他没有回答,只是在他的影片里,王珏渐渐放下了抗战。

在93岁高龄时,王珏参演了一部跨越北京、台北的爱情青春片《近在咫尺的爱恋》。看着明道、彭于晏这帮年轻人为了爱情,跨越海峡奋力拼搏,扮演爷爷的王珏似乎可以对过往释怀了。